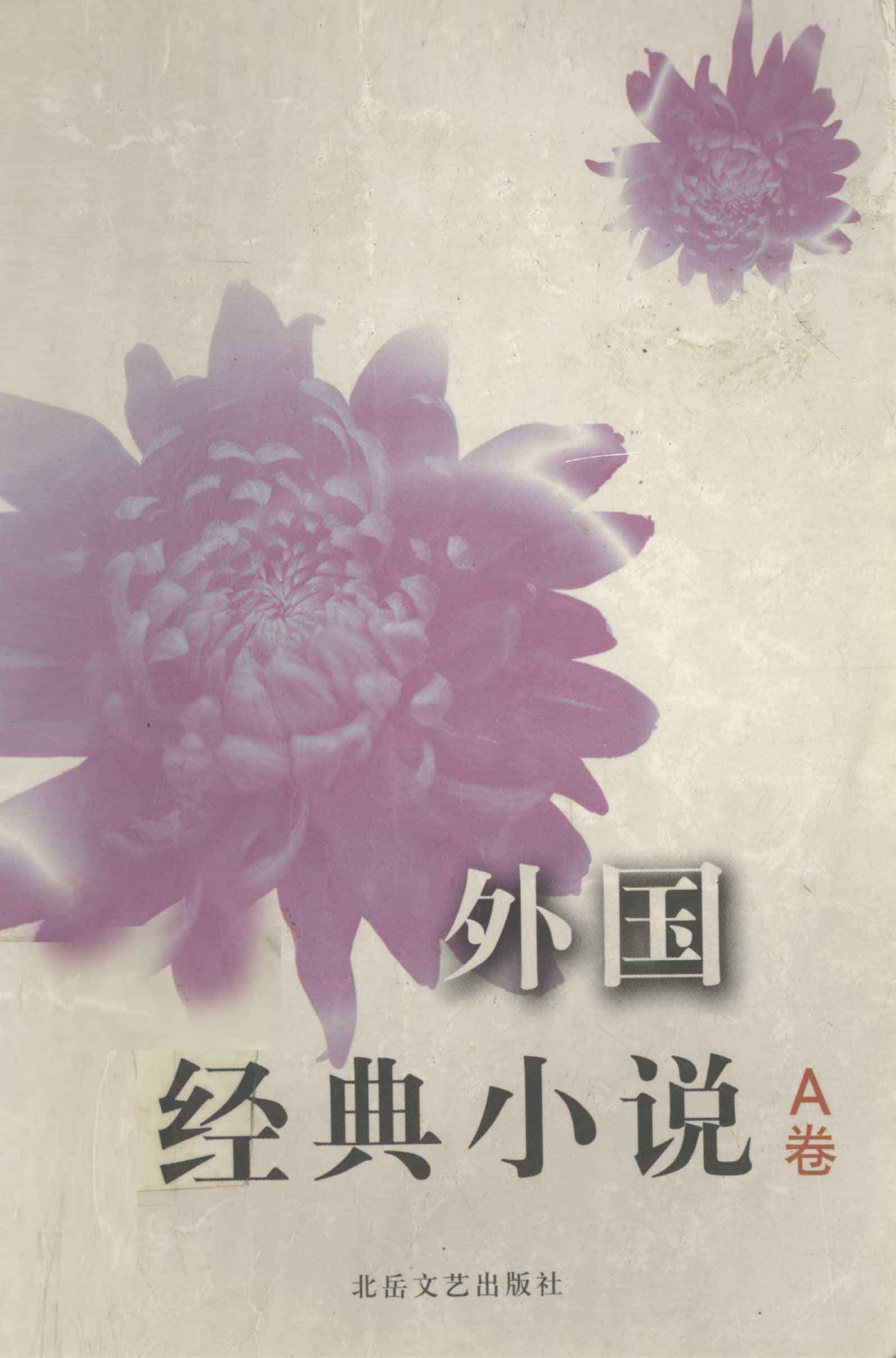




外国 经典小说 **A**卷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A large, soft-focus pink lily flower with six petals and visible stamens, serving as a background for the top half of the page.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外国经典小说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

外国经典小说/林少华 黄锦炎选编. - 太原: 北岳文艺出版社, 2002. 12

ISBN 7-5378-2023-6

I. 外… II. ①林… ②黄… III. 小说-作品集世界
IV. I246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76954 号

外国经典小说 (A、B 卷)

*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(太原市解放路 46 号楼)
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新华印刷分公司印刷

*

开本: 880 × 1230 1/32 印张: 46.5 字数: 1300 千字
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太原第一次印刷

*

ISBN 7-5378-2023-6

I · 1957 定价: 65.00 元 (A、B 卷)

目
录

老人与海

[美国]海明威 1

情 人

[法国]玛格丽特·杜拉斯 65

牛 虻

[爱尔兰]伏尼契 14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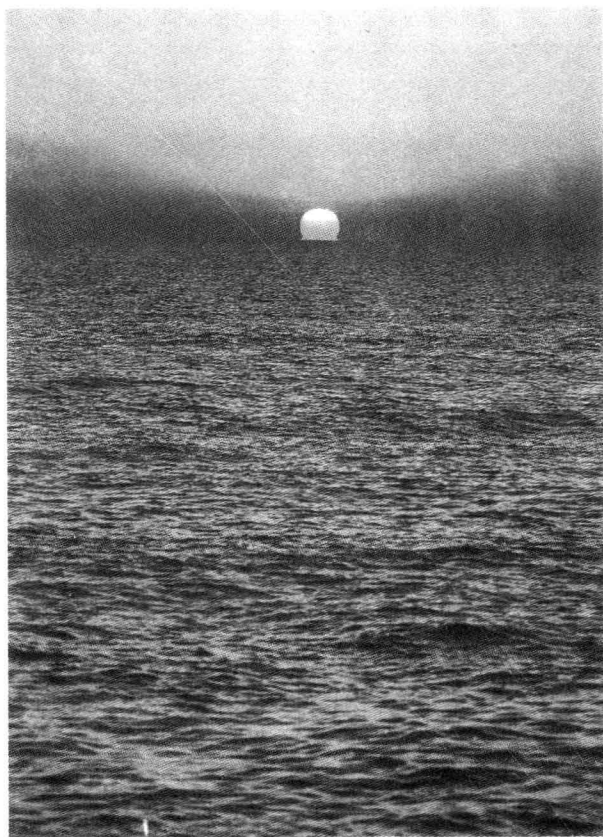
百年孤独

[哥伦比亚]加西亚·马尔克斯 425



老人与海

[美国] 海明威



他是个独自在湾流^①中一条小船上钓鱼的老人,至今已去了八十四天,一条鱼也没逮住。头四十天里,有个男孩子跟他在一起。可是,过了四十天还没捉到一条鱼,孩子的父母对他说,老人如今准是十足地“倒了血霉”,这就是说,倒霉到了极点,于是孩子听从了他们的吩咐,上了另外一条船,头一个礼拜就捕到了三条好鱼。孩子看见老人每天回来时船总是空的,感到很难受,他总是走下岸去,帮老人拿卷起的钓索,或者鱼钩和鱼叉,还有绕在桅杆上的帆。帆上用面粉袋片打了些补丁,收拢后看起来像是一面标志着永远失败的旗子。

老人消瘦憔悴,脖颈上有些很深的皱纹。腮帮上有些褐斑,那是太阳在热带海面上的反光所造成的良性皮肤癌变。褐斑从他脸的两侧一直蔓延下去,他的双手常用绳索拉大鱼,留下了刻得很深的伤疤。但是这些伤疤中没有一块是新的。它们像无鱼可打的沙漠中被侵蚀的地方一般古老。

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,除了那双眼睛,它们像海水一般蓝,显得喜洋洋而不服输。

“圣地亚哥,”他们俩从小船停泊的地方爬上岸时,孩子对他说。“我又能陪你出海了。我家挣到了一点儿钱。”

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,孩子爱他。

“不,”老人说。“你遇上了一条交好运的船。跟他们待下去吧。”

“不过你该记得,你有一回八十七天钓不到一条鱼,跟着有三个礼拜,我们每天都逮住了大鱼。”

“我记得,”老人说。“我知道你不是因为没把握才离开我的。”

“是爸爸叫我走的。我是孩子,不能不听他的。”

“我明白,”老人说。“这很在理。”

① 指墨西哥湾暖流,向东穿过美国佛罗里达州南端和古巴之间的佛罗里达海峡,沿着北美东海岸向东北流动。这股暖流温度比两旁的海水高 10 至 20 度,最宽处达 50 英里,呈深蓝色,非常壮观,为鱼类群集的地方。本书主人公为古巴首都哈瓦那东 7 英里的科希马尔海港的渔夫,经常驶进湾流捕鱼。

“他没多大的信心。”

“是啊，”老人说。“可是我们有。可不是吗？”

“对，”孩子说。“我请你到露台饭店^①去喝杯啤酒，然后一起把打鱼的家什带回去。”

“那敢情好，”老人说。“都是打鱼人嘛。”

他们坐在饭店的露台上，不少渔夫拿老人开玩笑，老人并不生气。另外一些上了些年纪的渔夫望着他，感到难受。不过他们并不流露出来，只是斯文地谈起海流，他们把钓索送到海面下有多深，天气一贯多么好，还谈起他们的见闻。当天打鱼得手的渔夫都已回来，把大马林鱼剖开，整片儿横排在两块木板上，每块木板的两端各由两个人抬着，摇摇晃晃地送到收鱼站，在那里等冷藏车来把它们运往哈瓦那的市场。逮到鲨鱼的人们已把它们送到海湾另一边的鲨鱼加工厂去，吊在复合滑车上，除去肝脏，割掉鱼鳍，剥去外皮，把鱼肉切成一条条，以备腌制。

刮东风的时候，鲨鱼加工厂隔着海湾送来一股腥味；但今天只有淡淡的一丝，因为风转向了北方，后来逐渐平息，饭店露台上可人心意、阳光明媚。

“圣地亚哥，”孩子说。

“哦，”老人说。他正握着酒杯，思量好多年前的事儿。

“要我去弄点沙丁鱼来给你明天用吗？”

“不。打棒球去吧。我划船还行，罗赫略会给我撒网的。”

“我很想去。即使不能陪你钓鱼，我也很想给你多少做点事。”

“你请我喝了杯啤酒，”老人说。“你已经是个大人啦。”

“你头一回带我上船，我有多大？”

“五岁，那天我把一条鲜龙活跳的鱼拖上船去，它差一点把船撞得粉碎，你也差一点给送了命。还记得吗？”

“我记得鱼尾巴砰砰地拍打着，船上的座板给打断了，还有棍子打鱼的声音。我记得你把我朝船头猛推，那儿搁着湿漉漉的钓索卷儿，我感

^① 就在科希马尔。

到整条船在颤抖,听到你啪啪地用棍子打鱼的声音,像在砍倒一棵树,还记得我浑身上下都是甜丝丝的血腥味儿。”

“你真记得那回事儿,还是我不久前刚跟你说过?”

“打从我们头一回一起出海时起,什么事儿我都记得清清楚楚。”

老人用他那双常遭日晒而目光坚定的眼睛爱怜地望着他。

“如果你是我自己的小子,我准会带你出去闯一下,”他说。“可你是你爸爸和你妈妈的小子,你搭的又是一条交上了好运的船。”

“我去弄沙丁鱼来好吗?我还知道上哪儿去弄四份大鱼饵来。”

“我今天还有自个儿剩下的。我把它们放在匣子里腌了。”

“我给你弄四条新鲜的来吧。”

“一条,”老人说。他的希望和他的信心从没消失过。这时可又像微风初起时那么鲜活了。

“两条,”孩子说。

“就两条吧,”老人同意了。“你不是去偷的吧?”

“我愿意去偷,”孩子说。“不过这些是买来的。”

“谢谢你了,”老人说。他心地单纯,不去捉摸自己什么时候达到这样谦卑的地步。可是他知道这时正达到了这地步,知道这并不丢脸,所以也无损于真正的自尊心。

“看这海流,明儿会是个好日子,”他说。

“你打算上哪儿?”孩子问。

“驶到远方,等转了风才回来。我想不等天亮就出发。”

“我要想法叫船主人也驶到远方,”孩子说。“这样,如果你钓到了确实大的鱼,我们可以赶去帮你的忙。”

“他可不会愿意驶到很远的地方。”

“是啊,”孩子说。“不过我会看见一些他看不见的东西,比如说有只鸟儿在空中盘旋,我就会叫他赶去追鲱鳅的。”

“他眼睛这么不行吗?”

“简直是个瞎子。”

“这可怪了,”老人说。“他从没捕过海龟。这玩艺才伤眼睛哪。”

“你可在莫斯基托海岸^①外捕了好多年海龟，你的眼力还是挺好的嘛。”

“我是个不同寻常的老头儿。”

“不过你现在还有力气对付一条真正大的鱼吗？”

“我想还有。再说有不少窍门可用呢。”

“我们把家什拿回家去吧，”孩子说。“这样我可以拿了鱼网去逮沙丁鱼。”

他们从船上拿起打鱼的家什。老人把桅杆扛上肩头，孩子拿着内放编得很紧密的褐色钓索卷儿的木箱、鱼钩和带杆子的鱼叉。盛鱼饵的匣子给藏在小船的船梢下面，那儿还有那根在大鱼被拖到船边时用来收服它们的棍子。谁也不会来偷老人的东西，不过还是把桅杆和那些粗钓索带回家去的好，因为露水对这些东西不利，再说，尽管老人深信当地不会有人来偷他的东西，但他认为，把一把鱼钩和一支鱼叉留在船上实在是必要的引诱。

他们顺着大路一起走到老人的窝棚，从敞开的门走进去。老人把绕着帆的桅杆靠在墙上，孩子把木箱和其他家什搁在它的旁边。桅杆跟这单间的窝棚差不多一般长。窝棚用王棕^②的叫做 guano 的坚韧的苞壳做成，里面有一张床、一张桌子、一把椅子和泥地上一处用木炭烧饭的地方。在用这纤维结实的 guano 展平了叠盖而成的褐色墙壁上，有一幅彩色的耶稣圣心图^③和另一幅科夫莱圣母图^④。这是他妻子的遗物。墙上一度挂着幅他妻子的着色照，但他把它取下了，因为看了觉得自己太孤单了，它如今在屋角搁板上，在他的一件干净衬衫下面。

“有什么吃的东西？”孩子问。

① 位于中美洲尼加拉瓜的东部，是濒墨西哥湾的低洼的海岸地带，长满了灌木林。为印第安人中的莫斯基托族居住的地方，故名。

② 王棕为加勒比海那一带特产的特大棕榈树。

③ 法国修女玛格丽特·玛丽·阿拉科克(1647—1690)于17世纪末倡议崇拜耶稣基督肉身的圣心，在信奉天主教的国家中传播甚广。

④ 科夫莱为古巴东南部一小镇，镇南小山上有科夫莱圣母祠，每年9月8日为朝圣日。

“有锅鱼煮黄米饭。要吃点吗?”

“不。我回家去吃。要我给你生火吗?”

“不用。等会儿我自己来生。也许就吃冷饭算了。”

“我把鱼网拿去好吗?”

“当然好。”

实在并没有鱼网,孩子还记得他们是什么时候把它卖掉的。然而他们每天要扯一套这种谎话。也没有一锅鱼煮黄米饭,这一点孩子也知道。

“八十五是个吉利的数目,”老人说。“你可想看到我逮回来一条去掉了下脚有一千多磅重的鱼?”

“我拿鱼网捞沙丁鱼去。你坐在门口晒晒太阳可好?”

“好吧。我有张昨天的报纸,我来看看棒球消息。”

孩子不知道昨天的报纸是不是也是乌有的。但是老人把它从床下取出来了。

“佩里科在酒馆里给我的,”他解释说。

“我弄到了沙丁鱼就回来。我要把你的鱼跟我的一起用冰镇着,明儿早上就可以分着用了。等我回来了,你给我讲讲棒球消息。”

“扬基队^①不会输。”

“可是我怕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会赢。”

“相信扬基队吧,好孩子。别忘了那了不起的迪马吉奥^②。”

“我担心底特律老虎队,也担心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。”

“当心点,要不然连辛辛那提红队和芝加哥白短袜队,你都要担心啦。”

“你好好儿看报,等我回来了给我讲讲。”

“你看我们该去买张末尾是八五的彩票吗?明儿是第八十五天。”

① 这支纽约市的棒球队是美国职业棒球界的强队。

② 乔·迪马吉奥(生于1914年)于1936年进扬基队,以善于击球得分著称。1951年棒赛季后告别球坛。

“这样做行啊，”孩子说。“不过你上次创的纪录是八十七天，这怎么说？”

“这种事儿不会再发生。你看能弄到一张末尾是八五的吗？”

“我可以去订一张。”

“订一张。这要两块半。我们向谁去借这笔钱呢？”

“这个容易。我总能借到两块半的。”

“我看没准儿我也借得到。不过我不想借钱。第一步是借钱。下一步就要讨饭啰。”

“穿得暖和点，老大爷，”孩子说。“别忘了，我们这是在九月里。”

“正是大鱼露面的月份，”老人说。“在五月里，人人都能当个好渔夫的。”

“我现在去捞沙丁鱼，”孩子说。

等孩子回来的时候，老人在椅子上熟睡着，太阳已经下去了。孩子从床上捡起一条旧军毯，铺在椅背上，盖住了老人的双肩。这两个肩膀挺怪，人非常老迈了，肩膀却依然很强健，脖子也依然很壮实，而且当老人睡着了，脑袋向前耷拉着的时候，皱纹也不大明显了。他的衬衫上不知打了多少次补丁，弄得像他那张帆一样，这些补丁被阳光晒得褪成了许多深浅不同的颜色。老人的头非常苍老，眼睛闭上了，脸上就一点生气也没有。那报纸摊在他膝盖上，在晚风中，靠他一条胳膊压着才没被吹走。他光着脚。

孩子撇下老人走了，等他回来时，老人还是熟睡着。

“醒来吧，老大爷，”孩子说，一手搭上老人的膝盖。

老人睁开眼睛，他的神志一时仿佛正在从老远的地方回来。随后他微笑了。

“你拿来了什么？”他问。

“晚饭，”孩子说。“我们就来吃吧。”

“我肚子不大饿。”

“得了，吃吧。你不能只打鱼，不吃饭。”

“我这样干过，”老人说着，站起身来，拿起报纸，把它折好。跟着他

动手折叠毯子。

“把毯子披在身上吧，”孩子说。“只要我活着，你就决不会不吃饭就去打鱼。”

“这么说，祝你长寿，多保重自己吧，”老人说。“我们吃什么？”

“黑豆米饭、油炸香蕉^①，还有些炖菜。”

孩子是把这饭菜放在双层铁饭匣里从露台饭店拿来的。他口袋里有两副刀叉和汤匙，每一副都用纸餐巾包着。

“这是谁给你的。”

“马丁。那老板。”

“我得去谢谢他。”

“我已经谢过啦，”孩子说。“你用不着去谢他了。”

“我要给他一块大鱼肚子上的肉，”老人说。“他这样帮助我们不止一次了？”

“我想是这样吧。”

“这样的话，我该在鱼肚子肉以外，再送他一些东西。他对我们真关心。”

“他还送了两瓶啤酒。”

“我喜欢罐装的啤酒。”

“我知道。不过这是瓶装的，阿图埃伊牌啤酒，我还得把瓶子送回去。”

“你真周到，”老人说。“我们该来吃吧？”

“我一直在要你吃哪，”孩子和气地对他说。“不等你准备好，我是不愿打开饭匣子的。”

“我现在准备好了，”老人说。“我不过要点儿时间洗洗手脸。”

你上哪儿去洗呢？孩子想。村里的水龙头在大路上过去第二条横路的转角上。我该为他把水带到这儿来，孩子想，还带块肥皂和一条干净毛巾。我为什么这样粗心大意？我该再给他弄件衬衫，一件过冬的茄

① 这些是加勒比海地区老百姓的主食。

克衫,还弄双什么鞋子,再来条毯子。

“你拿来的炖菜呱呱叫,”老人说。

“给我讲讲棒球赛吧,”孩子请求他说。

“在美国联赛^①中,总是扬基队的天下,我跟你说过啦,”老人兴高采烈地说。

“他们今儿个输了,”孩子告诉他。

“这算不上什么。那了不起的迪马吉奥恢复他的本色了。”

“他们队里还有别的好手哪。”

“这还用说。不过有了他就不同了。在另一个联赛^②中,布鲁克林队对费拉德尔菲亚队,我看布鲁克林队稳赢。不过我还惦念着迪克·西斯勒和他在那老公园^③里打出的那些好球。”

“这些好球从来没有别人打过。我见过的击球中,数他打得最远。”

“你还记得他过去常来露台饭店吗?我很想陪他出海钓鱼,可我胆子太小,不敢对他开口。所以我要你去说,可你也胆子太小。”

“我记得。那是个大错。他挺可能跟我们一起出海的。这样,我们就可以一辈子记得这回事了。”

“我很想陪那了不起的迪马吉奥去钓鱼,”老人说。“人家说他父亲也是个打鱼的。也许他当初也像我们这样穷,会理解我们的。”

“那了不起的西斯勒的爸爸^④从没过过穷日子,而他,他爸爸,像我这个年纪就在大联赛里打球了。”

“我像你这个年纪,就在一条去非洲的横帆船上当普通水手了,我见

① 美国职业棒球界按水平高低分大联赛及小联赛两种组织,美国联赛是两大联赛之一,扬基队是其中的佼佼者。

② 指另一大联赛,全国联赛。这两大联赛每年各通过比赛选出一个胜队,于十月上半月在双方的场地轮流比赛,一决雌雄,名为“世界大赛”。

③ 指费拉德尔菲亚的希贝公园,是该市棒球队比赛的主要场地。迪克·西斯勒于1948年至1951年在该地打球。

④ 该是指乔治·哈罗德·西斯勒(1893—1973),他于1915年开始参加大联赛,于1922年第一次荣获该年度的“美国联赛中最宝贵球员”的称号。但本书故事发生在30年代,上文提及的他的儿子迪克不可能已去过露台饭店。这是个使评论家困惑的问题。

过狮子在傍晚到海滩上来。”

“我知道。你跟我谈起过。”

“我们来谈非洲还是谈棒球?”

“我看谈棒球吧,”孩子说。“给我谈谈那了不起的约翰·J·麦格劳^①的情况。”他把这个J念成“何塔”^②。

“在过去的日子里,他有时候也常到露台饭店来。可是他一喝了酒,就态度粗暴,出口伤人,性子别扭。他脑子里想着棒球,也想着赛马。至少他老是口袋里揣着赛马的名单,常常在电话里提到一些马儿的名字。”

“他是个伟大的经理,”孩子说。“我爸爸认为他是顶伟大的。”

“这是因为他来这儿的次数最多,”老人说。“要是多罗彻^③继续每年来这儿,你爸爸就会认为他是顶伟大的经理了。”

“说真的,谁是顶伟大的经理,卢克^④还是迈克·冈萨雷斯^⑤?”

“我认为他们不相上下。”

“顶好的渔夫是你。”

“不。我知道还有比我强的。”

“哪里,”孩子说。“好渔夫很多,还有些很了不起的。不过顶呱呱的只有你。”

“谢谢你。你说得叫我高兴。我希望不要来一条挺大的鱼,叫我对付不了,那样就说明我们讲错啦。”

“这种鱼是没有的,只要你还是像你所说的那样强壮。”

“我也许不像我自以为的那样强壮了,”老人说。“可是我懂得不少

① 麦格劳(1873—1934)于1890年开始当职业棒球运动员,1902年参加纽约巨人队,兼任该队经理,直至1932年,使该队成为著名的强队。他于1906年后就不再上场参加比赛。

② J为约瑟夫的首字母,在西班牙语中读为“何塔”。

③ 列奥·多罗彻(生于1906年)为三十年代著名棒球明星,1948年起任纽约巨人队经理,使之成为第一流的强队。

④ 阿道尔福·卢克于1890年生于哈瓦那,1935年前曾先后在波士顿、辛辛那提、布鲁克林及纽约巨人队当球员,后任经理。

⑤ 四十年代后期曾两度担任圣路易红人棒球队经理。

窍门,而且有决心。”

“你该就去睡觉,这样明儿早上才精神饱满。我要把这些东西送回露台饭店。”

“那么祝你晚安。早上我去叫醒你。”

“你是我的闹钟,”孩子说。

“年纪是我的闹钟,”老人说。“为什么老头儿醒得特别早?难道是要让白天长些吗?”

“我说不上来,”孩子说。“我只知道少年睡得沉,起得晚。”

“我记在心上,”老人说。“到时候会去叫醒你的。”

“我不愿让船主人来叫醒我。这样似乎我比他差劲了。”

“我懂。”

“安睡吧,老大爷。”

孩子走出屋去。他们刚才吃饭的时候,桌子上没点灯,老人就脱了长裤,摸黑上了床。他把长裤卷起来当枕头,把那张报纸塞在里头。他用毯子裹住了身子,在弹簧垫上铺着的其他旧报纸上睡下了。

他不久就睡熟了,梦见小时候见到的非洲,长长的金色海滩和白色海滩,白得耀眼,还有高耸的海岬和褐色的大山。他如今每天夜里都回到那道海岸边,在梦中听见拍岸海浪的隆隆声,看见土人驾船穿浪而行。他睡着时闻到甲板上柏油和填絮的气味,还闻到早晨陆地上刮来的风带来的非洲气息。

通常一闻到陆地上刮来的风,他就醒来,穿上衣服去叫醒那孩子。然而今夜陆地上刮来的风的气息来得很早,他在梦中知道时间尚早,就继续把梦做下去;看见那群岛上的那些白色顶峰从海面上升起,随后梦见了加那利群岛^①的各个港湾和锚泊地。

他不再梦见风暴,不再梦见妇女们,不再梦见伟大的事件,不再梦见大鱼,不再梦见打架,不再梦见角力,不再梦见他的妻子。他如今只梦见一些地方和海滩上的狮子。它们在暮色中像小猫一般嬉耍着,他爱它

^① 在北大西洋东部的一个火山群岛,位于摩洛哥西南,当时尚未独立,隶属西班牙。

们，如同爱这孩子一样。他从没梦见过这孩子。他就这么醒过来，望望敞开的门外边的月亮，摊开长裤穿上。他在窝棚外撒了尿，然后顺着大路走去叫醒孩子。他被清晨的寒气弄得直哆嗦。但他知道哆嗦了一阵后会感到暖和，要不了多久就要去划船了。

孩子住的那所房子的门没有上锁，他推开了门，光着脚悄悄走进去。孩子在外间的一张帆布床上熟睡着，老人靠着外面射进来的残月的光线，清楚地看见他。他轻轻握住孩子的一只脚，直到孩子醒来，转过脸来对他望着。老人点点头，孩子从床边椅子上拿起他的长裤，坐在床沿上穿裤子。

老人走出门去，孩子跟在他背后。他还是昏昏欲睡，老人伸出胳膊搂住他的肩膀说，“对不起。”

“哪里！”孩子说。“男子汉就该这么干。”

他们顺着大路朝老人的窝棚走去，一路上，黑暗中有些光着脚的男人在走动，扛着他们船上的桅杆。

他们走进老人的窝棚，孩子拿起装在篮子里的钓索卷儿，还有鱼叉和鱼钩，老人把绕着帆的桅杆扛在肩上。

“想喝咖啡吗？”孩子问。

“我们把家什放在船里，然后喝一点吧。”

他们在一家清早就营业的供应渔夫的小吃馆里，喝着盛在炼乳听里的咖啡。

“你睡得怎么样，老大爷？”孩子问。他如今清醒过来了，尽管要他完全摆脱睡魔还不大容易。

“睡得很好，马诺林，”老人说。“我感到今天挺有把握。”

“我也这样，”孩子说。“现在我该去拿你我用的沙丁鱼，还有给你的新鲜鱼饵。那条船上的家什总是他自己拿的。他从来不要别人帮他拿东西。”

“我们可不同，”老人说。“你还只五岁时我就让你帮忙拿东西来着。”

“我记得，”孩子说。“我马上回来。再要杯咖啡吧。我们在这儿可